

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

(附：從糖業看菲律賓華人)

吳文煥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二〇〇四年八月

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

(附：從糖業看菲律賓華人)

吳文煥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二〇〇四年八月

封面圖片：宿務最古老街路高倫街 (Colon St.)

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 (附：從糖業看菲律賓華人)

出版：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2nd Floor, Kaisa-Angelo King Heritage Center
Anda corner Cabildo Streets, Intramuros
Manila, Philippines
Tel. Nos.: (632)526-6796 • 526-6798 • 527-6086
Fax Nos: (632)527-6085
E-mail Address: kaisa@philonline.com

印刷：ELJAY PRINTING CO., INC.
3329 Zapote Street,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Tel. Nos.: (632)895-3630 • 895-5722

版次：二〇〇四年八月初版

獻 給

菲律賓華人史

研究的先驅、經典作家

我的良師益友

魏安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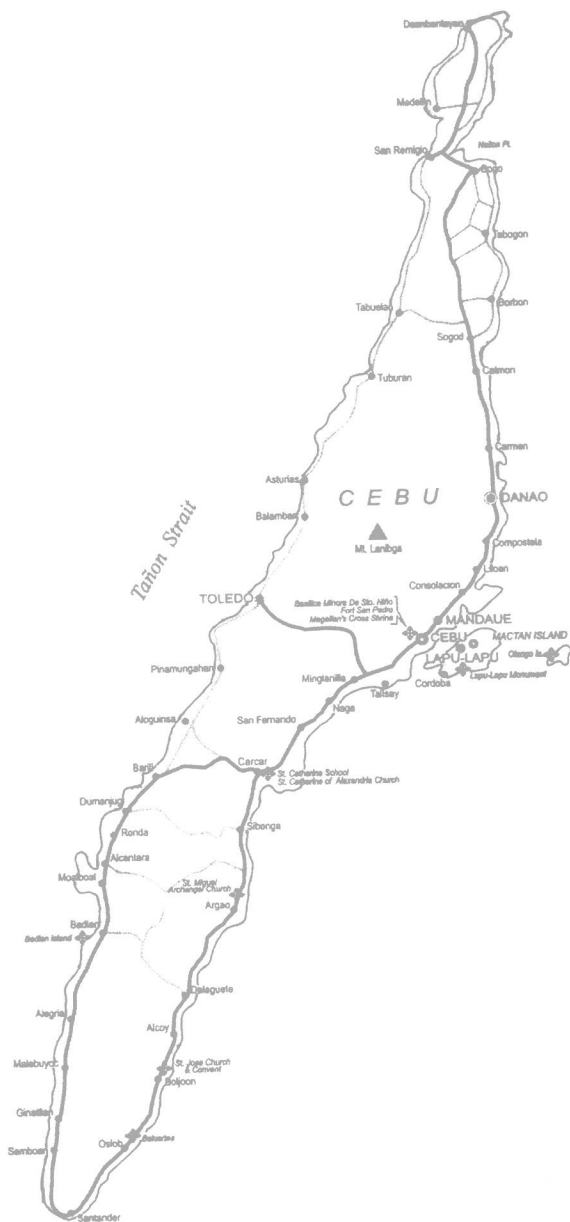
(EDGAR WICKBERG)

出版說明

這本小冊子是以《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作為書名的，但我們順便把作者的另一篇論文《從糖業看菲律賓華人》放在一起出版。我們認為，這樣做是無妨的，可行的。

除了增加這本小冊子的頁數，一舉把兩篇論文都出版外，還因為這兩篇論文，一篇是講宿務華人的，另一篇也講到怡朗的華人。宿務和怡朗都在未獅耶，一個屬中未獅耶，一個屬西未獅耶。宿務現在是我國的第二大都市，怡朗則是西班牙時代，十九世紀我國的第二大城市。此外，這兩篇論文都講到蔗糖。總之，兩者之間既有一些共同點，也有不少的聯系。但最重要的是，這兩篇論文都反映和闡述了作者分析和論述華人在菲律賓的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觀點和論點，合起來出版，可產生一種相輔相成的作用。

此外，應了我們菲華的一句順句溜：「要爽去怡朗，要富去宿務」，宿務和怡朗真還有點難分難離呢。



宿務省地圖

目 錄

出版說明

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

前言 1

西統以前 5

1565-1760 (商業停滯) 7

1760-1860 (商業增長) 14

1860-1896 (經濟擴張) 22

結束語 36

從糖業看菲律賓華人 41

前言

我們菲華社會有這麼一句順口溜，說是「要爽去怡朗，要富去宿務。」（閩南話）而菲華的六個大班中，就有三個是來自宿務的：陳永栽、吳奕輝、吳天恩。宿務的「富」，其作為我國第二大都市的經濟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拿宿務華人的經濟史來作為解剖菲律賓華人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麻雀」，實在是最適宜不過的了。

當然，我們拿宿務的華人作為解剖的「麻雀」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首先是必須「五臟俱全」。用學術界的話來說，就是它不但必須是個典型，有代表性，而且必須掌握足夠的資料，須全其「五臟」。

我們是在一本關於宿務的經濟—社會史的著作中，意外地發現有關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俱全」材料的。該書的書名為《西班牙旗下的宿務，1521-1896：經濟—社會的歷史》（CEBU UNDER THE SPANISH FLAG, 1521-1896 : A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作者是 BRUCE LEONARD FENNER，由宿務的仙卡洛斯大學（SAN CARLOS UNIVERSITY）在一九八五年出版。正是由於我們驚喜地在 FENNER 的這部著作中發現大量有關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資料，我們才不但感到有必要根據這些寶貴的資料寫出一篇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東西，而且也才有膽量和信心這樣做。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沒有或缺乏必要的資料，是不可能寫成任何東西的。

關於菲律賓華人的歷史（包括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論著是很多的，但一般都集中在岷里拉的華人。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岷里拉不但是菲律賓的首都，而且是華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菲律賓有關華人的史料和資料，多數也是關於岷里拉的華人的。至於有關菲律賓外省各地的華人的歷史之論著，雖然也有，但數量相

對少得多。其原因主要是資料少，又不系統，不整全，比較零碎，要整理成史加以論述，難度很大。已出版的幾部關於外省華人的專著，如 JOHN OMOHUNDRO 的《怡朗華人商家》（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和 RAYNOLDS 夫婦的《怡洛戈的華人》（CHINESE IN ILOCOS），雖然也談到一點怡朗華人和怡洛戈華人的歷史，但顯然都不是以史為主線，不是以史為重點的。這兩部專著的重點，前者在怡朗華人的商業，後者在怡洛戈華人的社會層面，而且主要是講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事實上，迄今還沒有一部以外省一個地方（省份或城市）的華人的歷史為主線或書名的專著面世，特別是有關地方華人的經濟—社會史。

關於宿務華人的歷史的論著，此前雖不曾單獨出版過，但曾有一些關於宿務華人的史料散見於一些有關宿務的歷史之著作中，特別是前面提到的 FENNER 的大作。遺憾且慚愧的是，FENNER 的這部著作，我們雖然已購置多年，卻是在今年七月十二日到菲大校友樓參加第八屆學術書展時，無意中翻閱該書時才發現書中竟有那麼多關於宿務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史料，並一鼓作氣，用一、二天的時間把全書讀完，大有收獲，興奮不已。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不能自己的，非好好地利用書中的寶貴材料寫出一篇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東西之衝動。

必須指出，FENNER 的這部關於宿務經濟—社會史的著作是寫得很深刻又精彩的。專攻東南亞歷史，在夏威夷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 FENNER，功力到家，治學嚴謹，他這部被稱為第一部宿務史的力作，利用了大量在西班牙和菲律賓檔案館的檔案資料。許多關於宿務，以及宿務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檔案史料，都是被他第一次發掘出來加以利用的。這些史料之珍貴是不在話下的。

有需要着重闡述一下的是，FENNER 的這部力作，是側重於宿務的經濟—社會史，把其對宿務歷史的論述建立在經濟的基礎

之上，這是很符合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有助於人們解釋和理解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過程，這也是這部著作深刻和精彩的地方。而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他這部著作中所引用的有關宿務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史料，除這些史料本身的價值外，還因為作者正是把華人和華人混血兒在宿務的經濟—社會發展史的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恰如其份地放在菲律賓和宿務的歷史大背景和具體經濟—社會條件之中來論述的。換句話說，是同宿務的具體歷史條件，經濟—社會背景密切聯系的。這既是該書的特點，也是其優點和深刻之處。同許多脫離華人所在國的具體歷史、經濟、社會背景，孤立地論述世界各國華人經濟的發展過程的論著比較，FENNER 的這部力作的論點和方法，更是顯得難能可貴。

FENNER 治學之嚴謹是值得特別一提的。他的論著言必有據。在資料不足或缺乏的情況，決不隨意臆測，而是十分謙虛地表示保留或存疑。這一點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關於華人的經濟之研究和論著可謂汗牛充棟。華人的經濟至今還是華人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課題。但是，在眾多有關華人的經濟之研究和論著中，能像 FENNER 的這部力作這麼深刻和到家的畢竟不多。這也是我們十分重視這部著作有關於華人和華人混血兒在宿務經濟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之論述的一個原因。它太值得研究這個課題的有關人士借鑑了。

必須承認，筆者所寫的這篇東西，不但在材料方面全是引自 FENNER 的這部著作的，而且觀點也是借鑑於他的一一雖然也可以說成是同意和讚賞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這篇東西是建立在 FENNER 的學術成果之上的。不過，在把 FENNER 的著作中有關宿務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資料整理編寫成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過程中，我們也將藉這些材料，「借題發揮」地論述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說，除了介紹該書有關宿務華人的

珍貴史料外，也有一些自己的東西，才不致成為純粹的「文抄公」。

最後，順便提提一件趣事。根據 FENNER 在該書的前言（INTRODUCTION）中所說，他撰寫該書，部份是受到 JOHN ALAN LARKIN 的影響。LARKIN 教授一九六六年在紐約大學撰寫的關於邦邦牙省歷史的博士論文"THE EVOLUTION OF PAMPANGAN SOCIETY : A CASE STUD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RURAL PHILIPPINES"（邦邦牙社會的進化：菲律賓農村的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個案研究），觸發了菲律賓歷史學家對地方史的興趣。該論文於一九七二年由加州伯克利大學出版，書名為"THE PAMPANGANS : COLONIAL SOCIETY IN A PHILIPPINE PROVINCE"（邦邦牙：一個菲律賓省份的殖民社會）。在七年前，筆者就是根據 LARKIN 的這部名著所提供的有關邦邦牙省的華人的資料，寫了一篇邦邦牙的華人之論文的。沒想到，在七年後，竟又根據另一部菲律賓地方史，宿務的經濟—社會史的著作，寫了一篇「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的東西。這是一種多麼有意思的巧合啊！必須指出的是，FENNER 的宿務史所提供的有關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材料比 LARKIN 的邦邦牙史所提供要多得多。這當然是因為宿務的歷史和經濟地位使然，同兩位作者的水平和功力無關。

由於本文的材料都是根據 FENNER 的大作的，因此，本文的章節基本上也按該書的章節劃分歷史時期。先談西統前，然後講一五六五—一七六〇，再講一七六〇—一八六〇，最後講一八六〇—一八九六。而這本小冊子的書名也仿照該書，以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為題，並加上一五二一—一八九六的年份以示是關於西班牙時代的歷史。FENNER 這部關於宿務經濟—社會史的著作包含有那麼多有關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資料的事實，再生動不過地表明，華人和華人混血兒已成為宿務社會和歷史有機的、不

可分割的組成部份。FENNER 所論述的史實表明，宿務華人的經濟興衰史，是同宿務經濟的興衰史密切相關的。讀 FENNER 的宿務經濟—社會史，不但可了解宿務本身的這段歷史，從而宿務華人的經濟—社會史，而且可對菲律賓在西班牙時代的經濟—社會史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因為 FENNER 寫宿務的經濟—社會史，其有關宿務華人和華人混血兒的論述，都是放在菲律賓的經濟社會以及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中來闡述的。我們認為，講宿務的華人史，從而講菲律賓的華人史，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世界各國的華人史，都必須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認識和闡述。

一、西統以前

早在麥哲倫於一五二一年到達宿務之前，宿務以其在未獅耶的中心位置已是一個繁盛的港口，其貿易活動涉及以中國的貨物交換東南亞和菲律賓群島其他地方及宿務的產品之轉口貿易。中國的貨物構成貿易的大部份。

KARL HUTTERER 和 ROSA TENAZAS 在宿務市的墓地和聚居地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同中國的瓷器有關的文化層，說明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港口沿海地區存在相當廣泛的村落。①明初青花瓷的發現，表明宿務港在西班牙人到來的至少一個世紀前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②

十六世紀西班牙關於宿務的描述反復地把該港口同中國的貿易聯系在一起。一五二五—二六隨同 GARCIA LOAYSA 遠征的 URDANETA 神父說：「棉蘭佬以北是宿務，據土著說，它也有金，為此中國人每年來這裡貿易。」③一五二七—二八，ALVARO DE SAAVEDRA 菲律賓航行的一名成員報告：「在這個島〔宿務〕，有許多良好的豬隻，它也有金。他們說，來自中國的人到這裡，在這些島間貿易。」④屬於一五四五—四六 RUY LOPEZ

DE VILLALOBOS 遠征隊的一個西班牙人聽說：「中國人慣於去那裡〔宿務〕買金和某些寶石。」^⑤

中國的瓷器構成宿務進口貿易的主要項目。麥哲倫隨行的紀事者 PIGAFETTA 提到顯赫的宿務人在家庭活動中經常使用中國瓷器。宿務港的統治者用中國的瓷碟吃龜蛋，用中國的瓷盤請西班牙人吃肉。中國的罐子也在宗教活動中被使用，盛着沒藥、蘇合香和安息香的中國瓷罐在守靈時放在富裕的宿務人的房間。^⑥

中國的瓷器在宿務全島各地被發現，在東岸的今 ARGAO、NAGA、CARCAR、TALISAY、OSLOB 和 TALAMBAN，以及西岸的 GINATILAN、BADIAN 和 MALABUYOC 等地。^⑦中國瓷器的普遍發現說明，宿務港是中國瓷器的散發中心。^⑧

除瓷器外，神像和中國的奢侈品，如樂器，也是進口貿易的一部份。三尊明代的用灰白玉制成的佛像在宿務島發現。^⑨麥哲倫在到宿務後，他和他的船員在宿務統治者的侄兒屋中，樂師以演奏中國製造的各種大小的銅鑼相娛。而顯赫的宿務人所穿的有刺綉的棉布和絲綢衣服，可能是從中國進口的。^⑩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探險者關於宿務的描述經常提到中國人到宿務買金。^⑪除了買金，中國人也可能參與奴隸貿易。當 SAAVEDRA 的船隊於一五二八年在棉蘭佬停泊時，他們救出 LOAUSA 遠征隊的一個西班牙人。這個西班牙人報告說，在當俘虜時，他被帶到宿務。在那裡，他獲悉八個於一五二一年被遺棄的麥哲倫的船員被賣給中國人做奴隸。^⑫

以上是 FENNER 在其著作的第一章「西統前的宿務社會」所引述的關於宿務在西班牙殖民統治者於一五二一年到來之前，即同中國保持的密切貿易關係的史料。特別是在宿務全島各地所發現的中國古代瓷器，更是這種早期關係的有力證據。但該書更重要更有價值的史料和論述還在此後的章節。

二、一五六五—一七六〇（商業停滯）

西班牙殖民統治者是在一五六五年在宿務開始建立其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的。它原本想以宿務作為其統治菲律賓的首都，但由於當地人的敵對，食物的缺乏和葡萄牙的騷擾，西班牙殖民當局後來遂於一五七〇年把其權力基地轉移到岷里拉。

西班牙殖民當局把其在菲律賓的權力基地轉移到岷里拉，對宿務在隨後的二百年有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岷里拉作為西班牙在一五七〇年代開始的岷里拉與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之間的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的中心，大大地破壞了宿務作為一個地區貿易中心的傳統地位。大帆船貿易的建立，幾乎完全消除了宿務同中國和東南亞貿易商的傳統商業關係。有少數幾艘中國船仍在宿務卸下棉布，但總的來說，中國和東南亞貿易商開始繞過宿務，直接把他們的貨物運到岷里拉。據 MIGUEL LOARCA 說，儘管其港口良好，宿務在一五八〇年代初全然沒有商業。^⑬

所謂的大帆船貿易，實際上是中國—岷里拉—墨西哥之間，以岷里拉為中轉站的三角轉口貿易。岷里拉的這一大帆船貿易是有利可圖的，從中國經岷里拉運到墨西哥的中國貨物，主要是絲和瓷器，其利潤有時高達四、五倍。它一方面固然為西班牙殖民政府提供了統治菲律賓經費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卻也導致擁有大帆船貿易專利權的西班牙人過份依賴於這一貿易的暴利，不思上進和發展，從而嚴重地阻礙了菲律賓本土經濟，包括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西統前二百年岷里拉華人的經濟貿易活動，實際上也深受由大帆船貿易所制約的菲律賓的經濟結構和方式所影響。一方面是以貿易商為大帆船貿易辦理來自中國的貨物供轉口到墨西哥，另一方面則是以小商小販和工匠，為在岷里拉的西班牙殖民官員和西班牙人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服務。當時菲律賓人的

經濟，主要是一種僅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的自給經濟，實際上未能為華商提供多大的市場。而菲律賓國內的貿易，又一度為各地的西班牙人省長所壟斷。大帆船貿易歷時二百五十年（一六六五至一八一五），對西統前二百多年菲律賓的經濟產生了嚴重和深遠的影響。其影響所及，豈止限於宿務。

宿務當時是菲律賓較大的西班牙人聚居區，其平民和士兵的人口保持在五十至一百之間。^⑭由於許多西班牙人是被宿務的貿易潛力而吸引到該港口的，宿務的西班牙公民遂請求政府允許他們直接參與大帆船貿易。一五九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一道皇家命令允許宿務的西班牙公民自費一年建造一艘大帆船，直接航行墨西哥，因此暫時刺激了宿務的貿易和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據耶穌會神父和歷史學家 PEDRO CHIRINO 記載，在一五九八年，宿務港的貿易是繁盛的，以致耶穌會的神父得忙於為許多來宿務進行貿易活動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華人、未獅耶人、大家樂人主持聖餐禮。^⑮

可惜，由於一五九四年的命令限制宿務的西班牙商人只可販運蜂蠟、棉桌布、香蕉和該省的其他水果，這些產品在墨西哥的市場需求有限，同時又絕對禁止宿務商人交易中國的絲這一大帆船貿易最有利可圖的項目，因此嚴重地影響到宿務的大帆船貿易之利潤，以致入不敷出。到了一六〇四年，宿務市短暫的參與大帆船貿易也就結束了。^⑯

大帆船貿易的結束導致宿務市西班牙人人口的急遽下降。那裡的西班牙人開始遷移到岷里拉以便投機於有利可圖的大帆船貿易，留在宿務的西班牙人則面臨貧困。JUAN MEDINA，一個宿務的奧古斯汀會的神父，在一六二〇年代寫道，生活在該港口的西班牙人十分貧困，如果不是教會施賑，肯定將會死亡。到了一七三八年，除了官員、士兵和神父外，生活在宿務的西班牙人只有一、二個。^⑰

宿務市商業的衰退也導致港口地區宿務社區人口的銳減。據 MEDINA 神父說，宿務市旁邊的 SAN NICOLAS 主要宿務人社區，宿務人的人口在一六二〇年代已不到一千五百人，同一五六五年黎牙實備到達時人口眾多的繁榮景象形成強烈的對照。^⑮

十七世紀其餘的年份和進入十八世紀，宿務市保持為一潭經濟蕭條的死水。據一個意大利旅行家 GEMELLI CARERI 說，在十七世紀末，宿務市已成為一個小村莊。在十八世紀，法國科學家 LEGENTIL 在岷里拉被告知，「宿務市——實際上不應被稱為市——只是一小撮可憐的茅屋。」^⑯

岷里拉對大帆船貿易的壟斷，實際上已防止宿務參與國際貿易，而回教徒的不時襲擊又阻止了島間貿易的發展。再加上經過宿務的有限島間貿易又被西班牙的省長 ALCALDE MAYOR 所控制，宿務人在宿務港口已不再扮演積極的商業角色。^⑰

在這樣的背景和情況下，華人在宿務的經濟活動和景況是可想而知的。雖然中國商人早在西統以前即經常訪問宿務，他們是在西班牙開始對宿務進行統治後才在宿務住下來的。華人移民被宿務短暫地參與大帆船貿易期間的貿易機會吸引到該市。在一五九五年，大約有二百位華商和華人工匠住在宿務市郊的華人區八連（PARIAN）。^⑱多數的華人在宿務市的商業衰退後離開了宿務，但有一小群移民貿易商和工匠，人數十八至二十五人，在十八世紀留在八連。^⑲人數更多和在經濟上都比華人重要的是華人混血兒。他們比華人有一個較固定的社區。到了一七四〇年代，大約有一百名華人混血兒，他們許多人是商人和工匠，住在八連。^⑳據耶穌會神父 JUAN DELGADO 說，華人混血兒同西班牙省長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經濟關係，作為同他貿易的中間人。^㉑貿易的規模雖然小，當時記載的宿務產品只有蠟、香貓香、菸葉、小米、糖、可可、棉被、棉紗、白麻。但是，華人混血兒卻能夠在這受限制的商業氣氛中經營。^㉒

FENNER 指出，有一些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宿務人未能保持他們作為貿易商的地位。西班牙的禁止和省長的壟斷，當然大大地減少了貿易的機會。另一方面，宿務人看來對西班牙的限制感到沮喪，遂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農業而不是商業。因此，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宿務人在商業上已成為一個無聞的族群。^{②6}這一情況對此後華人混血兒和華人在宿務商業的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它不但使華人混血兒和華人少了一個競爭的對手，而且有利於他們填補宿務商業活動中的這一真空。

FENNER 在這一章也談到西班牙殖民統治引進私有財產的觀念和制度，破壞了菲律賓包括宿務的傳統土地制度，導致教會地產和土地買賣出現的問題。這對宿務的土地制度和經濟、社會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將在此後適當的時候，在談到有關地產的問題時，才論述這個問題對華人混血兒和華人的經濟商業活動之影響。

一七二〇年，原本被限制在八連的宿務市的華人混血兒開始進入 SAN NICOLAS 社。而到了十八世紀中期，華人混血兒農民已進入八連後面的草地，定居在奧古斯汀會和耶穌會宣稱擁有的受爭議的土地上。雖然他們的擴充是有限的，但華人混血兒走出八連的範圍產生了深遠的後果，因為華人混血兒的購買土地成了十九世紀宿務省的一大經濟主題。^{②7}

新作物被引進宿務，是西班牙統治首二百年的另一重大經濟變化。西班牙引進宿務三種作物：菸葉、可可和玉米，改變了宿務的作物耕種模式。特別是玉米的引進，對宿務島農業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玉米逐漸取代小米成為當地的主糧。在今日的宿務，是很難想像不在該島種植玉米的。宿務是菲律賓今日生產玉米的主要省份之一。玉米是在一七六〇年以前從墨西哥引進的。^{②8}